

色·马希毕力格 著 马英 译

SAIBEIWENCONG

蒙古文丛
蒙古文丛
蒙古文丛



作家出版社



大漠孤烟直

马 色
马希毕力格
英
译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苍茫戈壁/马希毕力格著-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6.6

(塞北文丛/郭永明策划)

ISBN 7-5063-1630-7

I. 苍… II. 马…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9) 第 1658 号

苍 茫 戈 壁

作者: 马希毕力格

译者: 马 英

责任编辑: 周 坤、齐 劲

特邀编辑: 罗 乐

装帧设计: 敖云格日勒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内蒙古军区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00 千

印张: 13 插页: 8

印数: 3200

版次: 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630-7/I · 1618

定价: 138 元 (10 册)

26.00 (本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色·马希毕力格同志于1950年出生在阿拉善左旗罕乌拉苏木庆格勒嘎查牧民希日布尼玛、乌其尔勒之家。从小失去父母双亲，兄妹五人中又相继失去几个兄弟，幼小的他便和姐姐俩人相依为命。七岁的时候该旗巴彦诺日公苏木巴彦陶来嘎查的牧民包日勒岱、尤尤夫妇抚养了他，后把他送到福因寺（北寺），在该寺葛日根喇嘛金巴的门下当学徒。1958年进入苏木小学，1964年毕业后到阿右旗中学学习，1969年回到老家。他为人刚直不阿、乐于助人、善良豪爽，为他人奋不顾身，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竭力保护了一批好人，深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尊重喜爱。在全旗首次招工三十名工人时首选推荐了他，1970年进入了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研究所工作。1974年调入宁夏人民广播电台从事记者工作。1981年被委派到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驻阿盟记者站工作。他采写的二十多篇蒙汉文新闻稿件分别荣获国家、自治区、一、二、三等奖，二十多篇稿件被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台、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媒体采用刊播。他的短篇小说《一只靴子》、《寻牧者和算卦者》和中篇小说《王府秘密》先后发表在自治区文学杂志上。同时他还创作了不少好来宝诗词和歌词等。他与柴·铁木尔巴图作词、雷·斯琴巴图、色·恩和巴雅尔作曲的《阿拉善神韵》、《三百岁的祝福》等歌曲由著名歌唱家德德玛、拉苏荣等在中央乐团的伴奏下进行了演唱，深得听众好评。色·马希毕力格同志的长篇小说《苍茫戈壁》是献给建国五十周年、阿拉善盟建盟二十周年的献礼作品，同时也是献给将他引入文学道路的启蒙老师格力格扎木苏的一篇“文学习作”。

内蒙古文坛一次有意义的检阅（总序）

何镇邦

内蒙古自治区像一道屏障拱卫着祖国的北疆。在内蒙古从东到西辽阔的土地上，有飘逸的蓝天白云，有一望无尽的大草原，有洒落在草原上星星点点的蒙古包，有白云般的羊群，有飞奔的骏马，当然也有包钢的钢铁兴安林的森林，呼市宽阔的大街。我怀念内蒙古草原，不仅仅是它有上述的一切，更因为那儿有好客的蒙古族和汉族的朋友，有飘香的奶茶，有悠扬的马头琴声，有令人陶醉的散发草原香味的文学。

五十年来，内蒙古草原和内蒙人民同我们的共和国一起在奋进。内蒙文坛和全国文坛一样，经历了多少风霜雨雪而展现出勃勃的生机。内蒙有自己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有自己具有独特风独的文学作品，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到“草原上

升起不落的太阳”。从《嘎达梅林》到《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它们都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身影。八十年代以来，当我们的国家进入历史的新时代以后，内蒙古的文学创作同全国新时期文学一样，“春风吹又生”，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这种繁荣中，不仅有若干专业作家的贡献，更多却是来自各条战线的业余作者的出色的创造性的劳动所做出的奉献。据内蒙文学界的朋友告诉我，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进入市场，面临着市场经济的挑战和冲击，可是内蒙的业余作者队伍却相对稳定，并表现出他们对文学事业的执着和追求。这是更加不容易也是更加难能可贵的。为了检阅内蒙文学界的创作成果，尤其是检阅对文学事业特别执着的内蒙业余作者的文学创作成果，向即将到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年华诞献礼，内蒙文联的郭永明，乌海文联的乔澍声两位同志经过多方搜寻，热心策划，主编了“塞北文丛”和“北方文丛”这两套文学创作丛书，共收入二十一位作者的二十部作品集，交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无疑是内蒙文坛上的一桩盛事。它对于展示内蒙文学创作尤其是业余文学创作的成果，促进内蒙文学创作的进一步繁荣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收入两套丛书的作品，体裁是多样的，既有诗歌、散文，也有小说，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作者的队伍也是相当广泛的，他们当中，既有各盟，旗的文化干部和创作者，也有报刊的编辑和记者，还有从事各种经济工作的企业家和企业管理人员。因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来自生活的第一线，因此他们的作品的题材相当多样，而且都飘洒着生活的芬芳。读着这两个文丛中的二十部作品，犹如徜徉在花的草原和呼和浩特市和包头的大街上，走进蒙古包和农舍，流连于牧场和车间，感受到火热生活浪涛的冲击，聆听到时代前进的脚步声。“生在辽河边，长在工厂里”的通辽市工人诗人黄锦卿的诗句，也许还有点粗鄙，也有点直白；但由于

它是“用火与钢，用汗与泪熔铸的结晶”，因此大都是掷地有声的，是可从中感受到生活的热浪和时代的侧影的。生活在河套地区，靠着黄河水哺育长大的另两位诗人刘正华、梁国财，他们收在《远方的思念》这个集中的诗篇，更有一种行吟诗的韵味，更能显示出内蒙诗人的豪放和诗情。长篇抒情诗《我们走向原野》，组诗《西行情韵》等篇也应该说都是相当出色的诗篇，读之都能拨动人们的心弦，与之发生共鸣。正因为收在这两套文丛中的二十部作品集，大都来自火热的生活，具有生活的激情和时代的旋律，因此，它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走出内蒙草原，走向全国。

读了收在这两套文丛中的作品，我还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在多元化和多样化的九十年代文坛上，不仅应注视专业作家的作品，还应该关注众多业余者的创作。我们这个多元多样的九十年代文坛，还应包括众多业余作者多样化的文学创作在内。因此，我们近年来在文学上较多地关注专业作家的创作，较多地关注文学的提高，这么一个偏差是不是应该匡正一下，应该在关注提高的同时也注意一下文学的普及工作，还是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才可能取得更大的成绩，才可以进一步趋于繁荣。

出于对我的信任，两套丛书的编辑者给予我先睹为快的机会，并嘱我为两套丛书作序。盛情难却，友命难违，在读了两套丛书的部分作品后，写下了以上一些话，同丛书中的作品一起献给广大读者。

是为序。

1999年5月11日于济南旅次

遥远的戈壁 永恒的足迹

莫·阿斯尔

我在1979年和阿拉善的作家色·马希毕力格初次相识。不知不觉已过了二十年了。这期间他已发表了《一只靴子》、《寻牧者和算卦者》、《王府的秘密》等颇受读者好评的短、中篇小说，如今又利用八年的时间写出了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苍茫戈壁》，可谓收获不小。在我的印象中，色·马希毕力格同志是个心直口快，热情豪爽，雷厉风行的人，对工作认真负责，对文字创作也有一定的研究。当年我曾为他题写了一句留言为“遥远的戈壁，永恒的足迹”，现在想来，这句话没有落空。色·马希毕力格同志真的在遥远的大漠戈壁中留下了自己奋斗的足迹。他的力作《苍茫戈壁》便是最好的见证。

《苍茫戈壁》分上、下两卷。描写的是阿拉善额鲁特军民团结一心，与践踏家园的“独立队”土匪浴血奋战并着重描写了额鲁特蒙古人民同外国侵略者英勇斗争的动人事迹。作品的故事情节婉转曲折，场面描写气势磅礴，矛盾冲突激烈，人物形象鲜明，布局结构严谨，语言通俗流畅，不失为一部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的优秀作品。抒情色彩浓郁，是这部作品的鲜明特色之一。作者在作品中刻意而又自然地揉进许多抒情色彩的语言和情节，使得作品读起来生动感人。例如，作品主人公的心理描写；一些景物的描述都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比较成功。书中出现的伦都格、朝格龙、罗莱、宝莱、加木杨、布拜等爱国正义人士和巴拉吉尔、戈瓦比等反面人物以及中

间角色象牙旦德尔的形象刻画栩栩如生，各有特色。马希毕力格同志在记者工作的百忙中利用业余时间笔耕不辍，能写出这样一部长篇小说的确不容易。他的这种为文学事业而奋斗的精神是可敬可贵的，正如云曙碧同志所说的那样，他的这种精神值得年轻的作者们学习。

《苍茫戈壁》是阿拉善蒙古族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结束了内蒙乃至全国额鲁特蒙古族没有自己的长篇小说的历史，同时也宣告了内蒙古自治区不再有没有蒙文长篇小说的盟，在文坛上增添了一朵文学奇葩。从这方面来说其意义是非同小可的。听说这部作品要翻译出版，我很高兴。过去蒙文长篇小说出版了不少，但被翻译出来的却寥寥无几，所以读者也仅局限于能读懂蒙文作品者之内。把自己的作品译出来让更多的读者去阅读和了解，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以蒙汉文同时出版一部长篇小说，这在全区乃至全国也前所未有。这也是一个突破。我在这里再次为马希毕力格同志的作品即将翻译出版而表示祝贺。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色·马希毕力格同志开了一个好头。人在旅途，志在四方，我真诚地祝愿马希毕力格同志在今后的岁月里取得新的成就，在千里戈壁滩上留下永不磨灭的奋斗足迹。

一九九九年七月于呼和浩特市

上 卷

告别阿尔泰腾格尔故土
来到这和平安宁的家园
一路回荡着幽远的驼铃
谱写了阿拉善蒙古的传奇
经历了多少岁月风尘
蓦然回首已是三百年
苍茫戈壁古老的历史
赋予了我们觉醒和光荣

哈布图哈萨尔的子孙后代
是英勇善良的额鲁特儿女
富饶辽阔的吉祥阿拉善
是那祖先栖息的摇篮
经历了多少岁月风尘
蓦然回首已是三百年
苍茫戈壁心灵的故土
赋予了我们力量和永生

公元一六七七年，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
代额鲁特蒙古人为了寻找和平与安宁，从遥远的阿尔泰
腾格尔边境迁移到茫茫无垠的阿拉善戈壁。从那时起，经
过了几百年间的风云变幻，英勇的额鲁特子民是怎样顽

强不息地生存下来的呢？穿过历史的风烟，他们以先帝成吉思汗大无畏的精神，冲破种种险阻，为生存而拼搏、战斗。在曲曲折折、危机四伏的艰苦岁月里，倔强的额鲁特人民以蒙古青旗的钢铁意志，顺着祖先所向无畏的足迹，让那激昂悲壮的驼铃声伴着一路仆仆风尘，走向新的生活，义无反顾。在充满着启迪和反思的戈壁历史长河中，哈布图哈萨尔的子孙后代是怎样去享用、护佑和主宰阿拉善这片富饶美丽的大地所赐予的福泽？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立家业，建设美好幸福的生活，沐浴在吉祥戈壁的霞光中。骁勇剽悍的额鲁特蒙古人在这片空旷辽远的祖先摇篮里，讴歌了一曲曲新生活的旋律，以成吉思汗的智慧，以主人翁的精神，追求向往自由和美好，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不屈不挠地创造了茫茫大漠生命的奇迹。生命的使者、苍茫戈壁的主宰者——额鲁特蒙古人，这是一个多么坚韧而刚强、多么自尊而自豪、可歌可泣的民族啊……

—

十九世纪末，威猛剽悍的额鲁特铁血儿女们为了不使侵略者的铁蹄践踏自己美丽的家园而挺身奋起，谱写了一曲辉煌灿烂的英雄史诗。就在这个非常年代的某一个夏日，座落在阿拉善戈壁北部的岱柯尔山峰被一片密密匝匝的乌云笼罩，骤然间雷电交加，倾盆大雨扑天盖地而来，拉起了一道道水雾，蒙蒙一片。大自然的某一种景象常能给人以千奇百怪的联想，或令人开朗愉快，或令人忧郁沉闷。此时，在离岱柯尔山峰不远的小湖，却是另一番景象，湖水中鹅鸭嬉戏，湖畔绿茵上知了、蚂蚱鸣叫着。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忽然，有一匹白骝马身姿矫健地向着岱柯尔峰的方向扬蹄疾奔。马背上的男子身姿挺拔地向前眺望着，在他的视野里，巍然耸立在雷电暴雨中的岱柯尔山峰如同成吉思汗怒颜叱咤的雕像，更显威严逼人，使他不禁联想起伟大的先祖当年在这古战场金戈铁马战旗猎猎的历史传奇故事，心中一时思绪万千，热血沸腾。

我，乌兰布和大沙漠梭梭滩的希拉布之子伦都格，为何要孤身此行？传说，当年先帝成吉思汗带着他的千军万马追击敌人来到这座大山山脚时，突然山峰暴雨倾泻，

布鲁特河的滚滚洪流淹没了敌人的逃路。成吉思汗乘机消灭了顽敌，大获全胜。这时云消雾散，雨停天晴，洪水也退了。当成吉思汗和他的兵马过了河攀上山顶时，突然，云层中传来了九天龙王的声音：“天骄成吉思汗，若不是苍天赐雨，使奔腾的洪水拦断道路，你的敌人占领山峰后定会发动突袭。你要时刻警惕你的敌人，感谢上苍的保佑吧。”成吉思汗诧异地抬头向头顶的苍穹望去，九天龙王已腾空而去。于是，成吉思汗大发诚心，摆设祭坛祭奠供奉这座山峰。从此，这座山峰被人们称为“岱柯尔峰”（意为祭礼峰）。被成吉思汗供祭过的这座山峰，几百年来已成为额鲁特蒙古人信奉敬仰的神山，时时代代以额鲁特人尊严的象征而名扬四方。而现在，我们神圣的土地和家园被一群自称“独立队”的强盗土匪践踏掠夺着，作为主人的我们怎么能够忍受？哈布图哈萨尔的铁血意志沸腾在我们的心中，哈布图哈萨尔的鲜血流淌在我们的脉搏里，我们怎能够容忍邪恶势力在我们美丽的家园里横行霸道？今天我正是为此而来到这里。我要向岱柯尔峰祈祷，我要向成吉思汗起誓：一定要将仇敌赶出家园！是的，我正是为完成这个心愿来到这里，就象苍天保佑了成吉思汗一样，岱柯尔峰又一次接受了暴风骤雨的洗礼，这是多么吉祥的、令人激动的好兆！莫非是神灵在保佑我吗？

伦都格沉浸在这无边的思绪中，不知不觉来到了山脚下。雷阵雨此时已带着它的轰鸣和光芒向东飘远，此

刻的岱柯尔峰仿佛在依依送别九天龙王，在伦都格的眼里显得那么慈祥、雄伟。他牵着马攀到了顶峰。岱柯尔山峰的景色竟是如此的美丽和壮观，崎岖的岩石、高耸的尖峰衬托着岱柯尔山的威严和神奇，黑色的、绿色的树木郁郁葱葱地连成一片，根深叶茂，伟岸挺拔，各色各种的花草争芳夺艳，把岱柯尔山峰点缀得更加明媚。雨后的徐徐微风轻拂脸颊，山顶上缭绕的片片云雾象情人的绸绢似的轻轻地、无声无息地飘过伦都格的身边。伦都格陶醉在这如同心灵手巧的蒙古姑娘为心上人刺绣的绸巾一样的自然美景中，不觉心旷神怡。朝着岱柯尔峰以南望去，远处的巴彦乌拉山脉隐隐约约地展现在他的视野里。据先人的传说，当年阿拉善额鲁特人的祖先巴图尔额日克济农和罗理（巴图尔额日克济农为号，和罗理为名）带着他的额鲁特蒙古部从阿尔泰腾格尔山麓迁移到阿拉善的途中，在巴彦乌拉山安营休息，摆坛祭奠巴彦乌拉敖包，唱起了《富饶辽阔的阿拉善》。据说这首阿拉善传统的长调民歌就是这样诞生的。回忆过去的这段传说，伦都格心想：“祖辈留给我们的家乡是多么富饶、多么辽阔呀，作为故乡的子女，不去保护她、崇尚她、歌颂她，我们还能保护什么，崇尚什么，歌颂什么？”想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用蒙古男子雄浑的嗓门唱起了“富饶辽阔的阿拉善，难以寻觅的故乡……”伦都格雄浑嘹亮的歌声顿时回荡在山峰间。在岩洞中躲避雷雨的飞鸟都飞出了各自的巢穴，丛林、花草也似乎在随着歌声翩

翩起舞，生机盎然鸟语花香的景色令人留连忘返。

岱柯尔山峰上有一团云雾恋恋不舍地缭绕着，久久不散。在那片云雾中隐隐约约凸现出三块巨大的岩石，岩石的上面覆盖着一大块磐石，那硕大的磐石犹如一峰卧着的骆驼般威猛，令人望而生畏。在那堆敖包下边有一体魄健壮的大汉正在坦然沉睡。熟睡中似乎听见有人在唱歌，但朦朦胧胧中以为是自己在做梦亦或是幻觉，没去留意，只是更舒展了四肢。那歌声渐渐地离他越来越近，那熟悉的歌谣《富饶辽阔的阿拉善》清清楚楚地回响在耳畔，此时他完全醒了。是谁在唱歌？唱得多么动听！他想站起来寻找歌声的主人，但又不愿打断人家的歌声，于是索性一动不动地躺在原地聆听。在那悠扬婉转的长调声中，他似乎看到了母亲蹲在梭梭柴火跟前熬驼奶的身影，那驼奶的芳香扑鼻而来；他又仿佛望见了父亲的驼队行走在茫茫大漠中，叮当叮当的驼铃声犹如如回响在耳畔。阿拉善广袤无垠的戈壁滩、肥沃的大地无限风光，尽现在这首美妙动听的歌声中，在他的心中燃起一簇怀乡的火焰。

伦都格唱罢停顿下来，心中默默地祈祷着：“先帝成吉思汗祭奠过的岱柯尔峰啊，请赐我斩断侵略者魔爪的宝剑，请求神灵给我智慧和勇气，保佑我们的平安吧！”之后他又向着敖包念念有词，流利地诵起了《圣明大罕成吉思汗的祭奠颂词》：

 请求神灵赐予消灭一切灾难的法力，